

英汉基本味觉词的认知语义研究

——以“甜”/“Sweet”和“苦”/“Bitter”为例

莫丽红, 白解红^①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 味觉词是描述人类味觉感知的基本词汇,对其语义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拟在认知语言学的框架内,从概念隐喻和概念转喻理论的视角,以“甜”/“sweet”和“苦”/“bitter”为例,对英汉基本味觉词的认知语义进行研究探讨,着重分析英汉语言中,味觉词语义衍生的共性和个性及其成因。

[关键词] 基本味觉词; 认知; 语义分析

[中图分类号] H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5)05-0109-05

味觉感受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经验之一,作为描述人类味觉感受的基本词汇,味觉词在英汉两种语言中普遍存在。随着人类认知能力和语言的发展,英汉味觉词的语义都不断地发生演变和拓展,形成了其所特有的复杂的语义体系。对英汉味觉词的认知语义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能使我们对英汉味觉词的语义体系有更加明确清晰的了解,而且能使我们更好地把握英汉民族在认知方面的异同。然而,目前国内对味觉词的语义研究相对较少,“与同属感觉词汇的颜色词相比,味觉词的研究在文献数量和结论深度上都要逊色许多。”^{[1]2}从检索到的相关文献来看,国内对味觉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味觉词的分类^[2-3]、对味觉词的多义现象的描述^[4]及对味觉词造词理据的研究^[5]等方面。而对英汉味觉词的认知语义研究相对贫乏,因此该论题具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和研究意义。本文将在认知语言学的框架内,从概念隐喻和概念转喻理论的视角,以“甜”/“sweet”和“苦”/“bitter”为例,对英汉基本味觉词的认知语义进行研究探讨,着重分析其语义的共性和个性及其成因。

一 概念隐喻和概念转喻理论概述

隐喻和转喻在传统语言学研究中被看作是语言的修辞手段,而随着 George Lakoff 和 Mark Johnson 的 *Metaphors We Live By* 一书的出版,人们对隐喻和

转喻有了全新的认识。Lakoff 和 Johnson 在书中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和转喻不只是两种语言修辞手段,而是两种思维方式”^{[6]16[7]},“是人们对抽象概念认识和表达的强有力工具^[8]。”

根据概念隐喻理论,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且是人类理解和认识事物的一种基本方式^{[9]113}。在生活中,我们通常习惯于通过隐喻的方式用熟悉的、具体的概念来认识思维中不熟悉的、抽象的概念。因此,“隐喻的本质是人们以一种事物或概念来体验、理解另一事物或概念”^{[6]16[7][10]5},“其基本的运作机制是两个概念域之间的映射^{[7][10]232},即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映射^[11]。通过认知推理,“人们将来自源域的某些认识与推理模式运用到目标域”^{[6]17},从而使我们能根据对源域的认识来理解和认知目标域。如在概念隐喻 TIME IS MONEY 中,我们把对金钱的知识映射到了对时间的理解上。“隐喻映射不是任意性的,是有经验基础的,其产生的基础是因为两种事物在我们的经验中存在某种联系或相似之处。”^{[6]18[7]}

同样,认知语言学家们还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研究转喻,认为转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的修辞手段,同时也是一种概念化手段和认知方式,并形成了概念转喻理论^{[12-15][6]20}。根据该理论,转喻是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是我们感知、认识客观世界的重要手段。Kövecses^[16]指出:“转喻是同一个域中的一个

[收稿日期] 2015-09-05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认知视阈下英汉味觉词的语义对比研究”资助(编号:15C1224);南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与改革项目资助(编号:2015XJG-PY09)

[作者简介] 莫丽红(1982-),女,湖南益阳人,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①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概念实体为另一个概念实体提供心理通道的认知过程。”^[17]其基本的运作机制是“同一领域矩阵内的领域突显,转喻认知过程由相对突显原则(domain highlighting)提供理据,转喻词语所表达的实体往往是认知上突显的实体,它作为认知参照点(reference point)激活其他不那么突显的实体,给目标概念实体提供心理可及”^{[18][6][20][7]}。转喻主要包括同一领域内整体和部分的转喻,如部分代整体(More hands are needed in our company.)及同一领域内部分与部分的转喻,如工具代动作(to hammer)。概念隐喻和概念转喻是英汉味觉词语义扩展的主要认知机制,因此,概念隐喻理论和概念转喻理论能为英汉味觉词的语义研究带来全新的阐释,从而为味觉词的语义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框架。

二 英汉基本味觉词的认知语义分析

(一)“甜”/“sweet”的认知语义分析

要研究一个词的语义体系,首先必须了解该词的本义,即源词义。《汉字源流字典》^{[19]2}“打通古今,全面梳理了汉字义项演变的线索,力图涵盖所收汉字的全都义项,钩稽其本义、引申义,从而有利于我们准确了解汉字的本义及意义演变的规律。”《牛津英语大辞典》^[20](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是一部基于大型语料库的历时词典,所有词义和例句按其在历时语料中出现的先后编排,被誉为词典中的《圣经》。词义在该词典中出现的先后顺序能基本反映出该词词义在实际生活中出现的顺序,最先出现的词义为原始词义,先出现的词义为后出现词义的源词义。”^[21]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汉字源流字典》和《牛津英语大辞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来分别确定“甜”和“sweet”的本义。

根据《汉字源流字典》^{[19]1263},“甜”的本义是像糖或蜜的味道。如:这里盛产西瓜,又大又甜。根据《牛津英语大辞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20]，“sweet”的本义是“(味道)甜的”(Pleasing to the sense of taste; having a pleasant taste or flavour)。如:This cake is much too sweet.(这蛋糕太甜了)。因此,从辞源学的角度来看,“甜”和“sweet”都是指某种具体事物的味觉感知特征及属性,反映人们所经历的某种特定的味觉感受和经验。由此可见,味觉词“甜”和“sweet”的源词义都是其味觉感知义,其所属的概念域均为味觉感知域。

随着人类认知能力和语言的发展,味觉词“甜”和“sweet”的语义也随之演变和拓展,在本义的基础上衍生出许多新的词义。而这种词义的拓展和衍生

大多都是隐喻认知和转喻认知作用的结果。如通过概念隐喻的认知过程,“甜”和“sweet”的词义都可由味觉感知域投射到视觉感知域,从而使该词衍生出新的词义“可爱的,迷人的,讨人喜欢的(Pleasing to the sight = Lovely, of charming appearance.)”如:

(1)这个小女孩长得可真甜!

(2)甜美的笑容让她看起来更迷人。

(3)Your little girl looks very sweet in her new dress.(你们的小女孩穿上新裙子,样子真可爱。)

(4)You look so sweet in that hat!(你戴着那顶帽子真漂亮!)

在以上例句中,“甜”和“sweet”均表示“样子可爱的、迷人的或讨人喜欢的”,强调一种美好的视觉感受。因此,基于相似性——一种美好的感受,人们通过认知和推理,将对源域“味觉感知域”的认知映射到目标域“视觉感知域”,从而使味觉词“甜”和“sweet”的语义由源词义“(味道)甜的”衍生出新的词义“样子可爱的、迷人、讨人喜欢的”。

此外,“甜”和“sweet”的词义还都可由味觉感知域投射到听觉感知域,使其衍生出新的词义“悦耳的、动听的、旋律优美的”。如

(5)唱诗班都由16岁上下的女孩子组成,她们衣着漂亮统一,嗓音甜美圆润。

(6)“叔叔,请用茶。”小女孩的声音甜甜的。

(7)Her voice was as soft and sweet as a young girl's.(她的声音如小女孩般温柔悦耳。)

(8)The soprano's voice sounded clear and sweet.(那女高音歌手的嗓音响亮而动听。)

以上例句中的“甜”和“sweet”均表示“(声音)悦耳的、动听的”,属于听觉感知义,其所属的概念域是听觉感知域。该词义的衍生也是隐喻认知的结果。通过隐喻认知和推理,“甜”和“sweet”的词义由味觉感知域投射到听觉感知域,从而使其词义由源词义味觉感知义“(味道)甜的”衍生出新的词义听觉感知义“(声音)悦耳的、动听的”。

“甜”和“sweet”除了可以表示“(声音)悦耳的”,还都可表示“(气味)芳香的,好闻的”,如:

(9)这种咖啡在加热到一定的温度时会散发出浓郁的香甜味。

(10)一股香甜的味道从蛋糕店里飘出来。

(11)The flowers gave off a sweet fragrance.(鲜花散发出甜蜜的芳香。)

(12)Don't the roses smell sweet!(这玫瑰花真香!)

在以上例句中,“甜”和“sweet”都表示“(气味)

芳香的、好闻的”,属于嗅觉感知义。该词义是由源词义通过隐喻认知衍生而来,味道甜美的事物能给人一种美好的味觉感受,而气味芳香的事物能给人一种美好的令人舒适的嗅觉感受,两者都强调“一种美好舒适的感觉”。因此,基于两者在我们的经验中存在的某种联系和相似之处,人们通过隐喻认知和推理,以味觉感知经验来理解和体验嗅觉感知经验,使味觉词“甜”和“sweet”的词义由味觉感知域投射到嗅觉感知域,从而由源词义“(味道)甜的”衍生出新的词义“(气味)芳香的,好闻的”。

此外,“甜”和“sweet”都可表示心理感知义“幸福的、快乐的、愉快的(Pleasing to the mind or feelings.)”如:

(13)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甜。

(14)他们的生活比蜜甜。

(15)It was the sweet life she had always craved.

(她一直渴求的就是快乐的生活。)

在以上例句中,味觉词“甜”和“sweet”的词义由味觉感知域经隐喻认知投射到了心理感知域,从而引起了词义的衍生,使其词义由源词义“(味道)甜的”衍生出新的词义“幸福的,快乐的,愉快的”。

“甜”和“sweet”的词义均还可通过隐喻认知由味觉感知域投射到言辞域,从而衍生出新的词义“言语和顺诱人的”。例如,汉语中有“甜言蜜语”、“嘴甜”,英语中有“sweet talk”、“sweet words”等。不仅如此,通过隐喻认知,“甜”和“sweet”的词义还可由味觉感知域投射到抽象利益域,如相应的汉语表达有“尝到甜头”、“一份甜差”,英语表达有“sweet deal”,“sweet payoff”等,这些表达中的“甜”和“sweet”都表示“有利益的、有好处的”。

由此可见,英汉基本味觉词“甜”和“sweet”的词义均可通过隐喻认知,由味觉感知域投射到其他的概念域,如视觉感知域、听觉感知域、嗅觉感知域、心理感知域、言辞域、及抽象利益域等。然而,每种语言都与各自的民族文化、历史、习俗、观念等密切相关,受这些因素的影响,英汉语言中的基本味觉词“甜”和“sweet”,除了具有以上例举的各种语义共性外,还具有其独特的语义个性。例如,在英语中“sweet”的词义可由味觉感知域投射到脾气性格域,表示“温和的、温柔的、和蔼可亲的”,如“a sweet old lady(和蔼可亲的老太太)”、“a sweet temper(温顺的脾气)”等。经隐喻认知,“sweet”的词义还可投射到评价域,其语义等同于“nice, good”等词。如“It is sweet of you to do so.”此外,“sweet”的词义可经隐喻认知投射到实体操作域,表示“容易

操纵的,运转平稳的”,如“the sweet handling of this motorcycle(平稳地操纵这辆摩托车)”。在英语中“sweet”还可通过转喻认知,衍生出新的词义“糖果”,如“a bag of sweets(一袋糖果)”。因为“甜”是“糖果”的显著特征,通过转喻认知,人们用事物的显著特征来指代事物本身,从而使“sweet”的词义在本义的基础上衍生出新的词义。

以上分析表明,经隐喻认知或转喻认知,英汉基本味觉词“甜”和“sweet”在本义的基础上可衍生出许多新的词义,其词义的衍生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那么与基本味觉词“甜”和“sweet”相对的“苦”和“bitter”的语义体系又是怎样的呢?下面我们将进行分析和比较。

(二)“苦”/“bitter”的认知语义分析

根据《汉字源流字典》^[19]557-558,“苦”的本义为苦菜,即荼。一年生草本植物,春夏抽枝长叶,秋天开黄色小花,有浓烈的腐败豆酱气味,故古人称为“败酱草”。可食用,全草入药。根据《牛津英语大辞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20]，“bitter”的本义是“(味道)苦的”,如:Raw berries have an intensely bitter flavour.(生的浆果有浓重的苦味)。因此,从辞源学的角度来看,汉语味觉词“苦”的本义是指某种具体的事物,而英语味觉词“bitter”的本义是指某种具体事物的味觉感知特征及属性。

在隐喻认知和转喻认知的作用下,“苦”和“bitter”的词义发生了演变和拓展,两者均在本义的基础上衍生出许多新的词义。如通过概念转喻的认知过程,“苦”在其本义“苦菜”的基础上衍生出新的词义“像胆汁或黄连一样的味道”。“苦菜”的显著特征是“味道苦”,因此,经转喻认知,用事物本身来指代事物的显著特征,从而使该词的词义发生演变和拓展,由本义“苦菜”衍生出新的词义“像胆汁或黄连一样的味道”。而“胆汁或黄连的味道”给人一种不好的令人不快的味觉感受,生活中的艰苦和不顺利也给人一种不好的、令人难受的体验,两者具有相似性。基于这种相似性,人们经过隐喻认知和推理,将“苦”的词义由“味觉感知域”投射到“社会生活域”,从而使其语义得到了拓展和衍生,从味觉感知义“像胆汁或黄连一样的味道”衍生出新的词义“生活艰苦的”。例如:“其实他的生活很苦,衣不蔽体,吃的东西也很有限。”

此外,经隐喻认知,“苦”的词义可由味觉感知域投射到心理感知域,从而衍生出新的词义“令人痛苦的”,如“这事可苦了他了”。英语味觉词“bitter”也有类似的词义衍生,由味觉感知域投射到心

理感知域,从而衍生出新的词义“令人痛苦的”,如“*She knew from bitter experience how treacherous such feelings could be.* (她从痛苦的经历中知道,这样的感觉会是多么不可靠)”。

当人们心中痛苦时,面部的表情与食用苦味物质后的表情相似。因此,“苦”和“*bitter*”的词义都可由味觉感知域投射到视觉感知域,从而衍生出新的词义“笑容勉强、面露痛苦的样子”。如汉语中有“苦笑”、“愁眉苦脸”,英语中有“*bitter smile*”等。同样,由于受不同文化、历史、观念、习俗等因素的影响,“苦”和“*bitter*”语义的衍生也体现出一些差异性。具体来说,“苦”的词义可由味觉感知域投射到程度域,从而衍生出新的词义“耐心地,竭尽全力地”,如“她苦苦哀求妈妈陪她去看电影。最后,妈妈被烦得受不住,便同意了。”在汉语中,“苦”的词义还可由味觉感知域投射到身世域,从而衍生出新的词义“出身不佳的,命运不好的”,如“她是个无依无靠的苦孩子。”“苦”的这些词义衍生都是英语味觉词“*bitter*”所不具备的。

同样,“*bitter*”的某些词义衍生也是汉语味觉词“苦”所不具备的。如“*bitter*”的词义可由味觉感知域投射到情感域,从而衍生出新的词义“愤怒的、怨恨的”,例如“*She does not feel jealous or bitter.* (她没有感到嫉妒和怨恨)”。此外,“*bitter*”还可通过概念转喻的认知机制,衍生出新的词义“苦啤酒”,如 *A pint of bitter, please.* 在此,“有苦味的”是“苦啤酒”最明显的特征,在人们的认知中往往被突显,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因此,在邻近和突显原则的作用下,以“苦啤酒”的突显特征“*bitter*(苦味)”来指代概念实体“苦啤酒”,从而使其词义发生演变和拓展。

以上分析表明,经隐喻认知或转喻认知,英汉基本味觉词“苦”和“*bitter*”在本义的基础上可衍生出许多新的词义,其词义的衍生既体现共性,又体现个性。

三 影响英汉基本味觉词语义共性及个性的因素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在英汉两种语言中,基本味觉词的语义衍生既存在共同点,又存在差异性。如“甜”和“*sweet*”都可在本义“味道甜的”的基础上衍生出新的词义“可爱的、悦耳的、芳香的、有利益的”等。“苦”和“*bitter*”均可衍生出“令人痛苦的、笑容勉强的”等词义。英汉基本味觉词在词义衍生的过程中体现出这些共同点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人类不仅具有相似的生理结构,还具有相似的认知

基础和思维过程。因此,人们趋向于采用相似的认知方式来认知事物和进行推理。如都趋向于通过隐喻思维,以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另一种事物,用具体的概念去理解和表达抽象的概念,或用抽象的概念表达更抽象的概念。因此,英汉基本味觉词“甜”和“*sweet*”的词义都可由味觉感知域投射到视觉感知域、听觉感知域、嗅觉感知域、利益域等,从而使“甜”和“*sweet*”都衍生出新的词义“可爱的、悦耳的、芳香的、有利益的”等。同样,“苦”和“*bitter*”的词义都可由抽象的味觉感知域投射到更抽象的心理感知域等,从而衍生出相似的新词义“令人痛苦的”,等等。

然而,英汉基本味觉词在词义衍生的过程中又体现出一些差异性,这是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各民族的语言都与本民族的文化息息相关。可以说社会文化因素是英汉两种语言中基本味觉词语义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因此,由于受不同民族文化、社会习俗、历史、观念等因素的影响,英汉语中同一味觉词的语义在演变和拓展的过程中会表现出一些个性特征。如在英语中“*sweet*”的词义可投射到脾气性格域,表示“温和的、温柔的、和蔼可亲的”。“*sweet*”的词义还可投射到评价域,其语义等同于“*nice, good*”等词,如“*It is sweet of you to do so.*”此外,“*sweet*”的词义还可投射到实体操作域,表示“容易操纵的、运转平稳的”。“*sweet*”的这些词义都是汉语味觉词“甜”所不具备的。由此可见,英语味觉词“*sweet*”比汉语味觉词“甜”拥有更多褒义的词义衍生,这主要是与西方喜食甜味的饮食文化密切相关。

四 结语

通过举例分析等方式,本文以“甜”/“*sweet*”和“苦”/“*bitter*”为例,对英汉基本味觉词的认知语义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英汉基本味觉词的语义衍生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如“甜”/“*sweet*”和“苦”/“*bitter*”的语义均可经概念隐喻和概念转喻的认知机制衍生出新的词义,且其语义的拓展和衍生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如基于一种相似的美好感受,“甜”和“*sweet*”的词义均可从味觉感知域投射到视觉感知域、听觉感知域、嗅觉感知域、利益域等,从而使“甜”和“*sweet*”都衍生出新的词义“可爱的、悦耳的、芳香的、有利益的”等。“苦”和“*bitter*”的词义都可由味觉感知域投射到心理感知域等,从而衍生出新词义“令人痛苦的”等。英汉基本味觉词词义衍生的共性可归因于人类相似的思维方式及认知共

性,人类的认知共性为语义的衍生提供了大致相当的途径和渠道,从而衍生出相似的词义。然而,由于受不同文化、历史、观念、习俗等因素的影响,英汉基本味觉词在词义衍生的过程中又体现出一些差异性,如西方喜爱甜食,因而英语味觉词“sweet”比汉语味觉词“甜”拥有更多褒义的词义衍生。

[参考文献]

- [1] 吴海燕. 汉英味觉词语义对比研究 [D].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1:2.
- [2] 刘一双. 中韩味觉词对比研究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S2):278-281.
- [3] 张韶岩. 日汉语基本味觉词引申义之比较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1999(6):35-38.
- [4] 解海江. 汉语词汇比较研究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182-186.
- [5] 张靖华. 汉语具体味觉词造词理据训释 [J]. 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5(2):68-74.
- [6] 白解红. 当代英汉词语的认知语义研究 [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 [7] 李雪. 概念隐喻、概念转喻与词汇研究 [J]. 外语学刊, 2012(4):58-61.
- [8] 赵艳芳. 认知语言学概论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96.
- [9] 李思艺. 汉语中“山”的概念隐喻及其文化特征 [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2015(2):113-116.
- [10]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11] Lakoff G.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M] // In A. Ortony (ed.). *Metaphor and Thought* (2nd e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232.
- [12] Lakoff G, Turner M.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9.
- [13] Goossen L. *Metaphonymy: The Interaction of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Expressions for Linguistic Action*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1990(1): 323-340.
- [14] Kövecses Z, Radden G. *Metonymy: Developing a Cognitive Linguistic View*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1998(9): 37-77.
- [15] Barcelona A. *On the Plausibility of Claiming a Metonymic Motivation for Conceptual Metaphor* [M] // In A. Barcelona [ed.] *Metaphor and Metonymy at the Crossroads: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00.
- [16] Kövecses Z. *Metaphor: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45.
- [17] 束定芳. 认知语义学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8: 188.
- [18] Langacker R. *Reference-point Constructions*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1993(4): 30.
- [19] 谷衍奎. 汉字源流字典 [Z]. 北京:语文出版社, 2008.
- [20]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ED)* [Z]. 2n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232-233, 383-387.
- [21] 林正军. 英语感知动词词义衍化的认知研究 [J]. 外语教学, 2011(6):11-15.

A Cognitive Semantic Study on the Basic Taste Term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With “Tian”/“Sweet” and “Ku”/“Bitter” as examples

MO Li-hong, BAI Jie-hong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Taste terms are used to describe the human taste perception. It is very significant to study the senses of these word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mainly researches on the senses of the basic taste ter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and Conceptual Metonymy Theory, taking “tian”/“sweet” and “ku”/“bitter” as exampl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senses of basic taste term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are analyzed and a brief summary is made as for the causes of thes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Key words: basic taste terms; cognition; semantic analysis